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八回 惡棍設謀陷冀奪 名醫誤事下血孩

卻說前回書中，已交代過周寶珊是貝祖前家內書童，在書房服侍祖蔭供灑掃、倒溺壺等役。寶珊人本伶俐，極會奉承，仲英父子，均極愛他。只因那日私同祖蔭出去頑耍娼家，被仲英知道，打了一百板子，遂偷了二百塊洋錢，兩本方書，逃了出去，搭著輪船，到八匯港上岸，便往靖江城內親戚家住了年餘，以後潛回江陰，改名藥師。這藥師祖居江陰南鄉高岸，父親是個做佛頭的出身，與那鄉間三姑六婆，天天混在一處。江陰鄉下風氣，婦人家最喜歡燒香念佛，做佛頭的，每年糾集了七八十人，逐月輪流，到各家做佛會，各人派的分子，大約總派二三千一人，做佛頭的，每念一會佛，宣一會卷，有千餘錢進益。藥師本識幾個之無，會寫幾個字，他父親死後，便接繼父業，仍做佛頭，比他父親更會勾引那一般婦女們。數年以來，那一般老的少的，遠的近的，個個與他熟悉，他本偷得仲英兩本方書，後來又偶取著張大金一本婦科專方。這張大金，是一個著名的婦科，也是藥師一流人物，藥師既得了他的方子，逢看那婦女們有毛病的，便自誇會開藥方，那些婦人家，又不知好歹，貪著便當，樂得請他試試。藥師便照那老方子，依樣葫蘆，有看不清楚的，寫了許多別字，只苦得藥店內，上他的當；碰著他的方子，煞費猜疑，猜疑不出的，拿兩味平常藥；替他充當，到也會吃得好的。那些婦人家，被他哄得竟相信他會做婦科了，姊姊傳妹妹，姑娘傳嫂嫂，後來竟鬧出生意來。藥師見有了郎中生意，也不做佛頭了，起初人家請他去看病，他常坐小車子出來。這高岸本是一個大市鎮，索取二三十個賭博不成的破落戶潑皮，從前張大金初行醫的時候，便與這些人交好，凡在茶坊酒肆煙寮飯店裡頭，遇著這些人，便忙挖了腰包替他會鈔，閒時還要給他們一二百錢，為要他們說些好話，鬧點醫名出來，因此時常給些小便宜他們，以後大金死了，這般潑皮，到少了一條生路。這周藥師因靠著一般三姑六婆行出來的，乾這些潑皮，多不去理他，那潑皮見周藥師，是做佛頭出身的，也要做起郎中來，生意到也越做越大，便無一個不氣急他，那為首的叫包成，因他常混在賭博場中，賭客們憎嫌他犯諱，改名包掃。這一日，包掃與眾潑皮商議道：「周藥師那廝很可惡，他竟不睬我們，我們想個法子，去收拾他，給他一頓下馬威，打下頭來，他自然奉承我們了。」卞七說道：「好不好，若無事尋鬧去打他，打傷了，到要吃官司的。我有一個道理，這街梢頭，有一隻大冀奪，我們假意做兩個紅紙包兒，放些乾馬糞，外麵包著紅紙，如送禮物的樣子，候他出來看病，他要經過這塊地方的，我們拿了紅包，雙手捧著，立在冀奪那邊，做送禮物的樣子，誘他到來，搶住他的腳，翻個筋斗扔那廝下冀奪裡去，只是小耍他。」眾潑皮齊拍手道：「好好。」商量已定，只等周藥師出來。

這一日，周藥師坐了車子，要到高岸南首去看病，剛剛走到北市梢，只見包掃、卞七等一般人，手捧紅包對他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周先生又出去看病了，請慢一步走，我們有些小事情，要請先生商量商量，這些小小禮物，打算送與先生，先生又出來了，來來來。」藥師不知是計，也不在意他們立在冀奪邊，竟下了車，高高興興的走來，那般潑皮一齊合攏來，包掃便來搶左腳，卞七搶右腳，藥師出其不意，那兩腳如何站得住，一個筋斗，撲騰通跌下冀奪裡去了，便在冀奪裡掙扎，大叫：「車夫在那裡？」那車夫早被潑皮打的逃向南去了。藥師在冀奪裡叫喚不應，那冀奪又沒底似的深，掙扎不起，已吃了幾口糞，只得叫道：「眾位弟兄，饒恕我罷，有話好說，何必作這惡毒害我。」包掃道：「你今晚得我們不好說話了，你以後還敢不睬我們麼？你要答應同張先生一般看待我們，今日就饒你，救你起來。」藥師沒口的應承，然後扶了起來，弄得一身屎，頭髮上明蟲爬滿，臭氣難聞，車夫方才敢回來，扶他到河邊去，渾身洗盡，也不去看病，只得又羞又恨的，回家去了。到家重新換了衣服，又燒了一鍋浴湯，洗澡過，然後到牀上去睡下。

不料吃了幾口糞又受了驚嚇感些寒氣，竟生起病來，患了一月有餘，方得起牀。又拿這些潑皮無法，也只得罷休。想要出去看病，又怕這些潑皮們再來，想不如到那勝地方，出去遊玩一月兩月，再作道理。乃展了一艘小快船，同老婆王氏，及大小女兒兩個，帶些銀兩，及一切行李什物，下了船，開向蘇州去。江陰離蘇州省城，不過兩站水道，小船走得慢，約走了四五日，方到了閩門之外，將船泊定，自己一人先上岸去，打聽棧房，進城門，向大街上探聽，聞說有鴻升棧，係閩門外棧主分開的，房屋極大，應酬極好，即回到船邊，僱了挑夫，搬運行李什物，又僱了三乘小轎，抬了妻女，直到鴻升棧來。進得棧房，住在後面樓上卻也幽靜，休息一兩日，吃過午飯無事，到大街上得月樓去吃茶，日逐如此。過了月餘，店內堂倌，皆與熟悉，稱為周先生，所有潘彭兩家紳宦，亦略認識。

一日又到得月樓吃菜，只見茶樓前面街上，排著許多旗傘冥亭魂轎之類，頗好排場，藥師正要問堂倌許三，尚未開口，只見對桌三少爺，先開口問道：「那家出殯，有這等樣儀仗？」

許三即指對過雜貨店黃姓道：「這一家少年媳婦的喪呀。」藥師見彭三少爺聽得，不覺駭然道：「黃姓家無中人的產業，那能辦這樣的喪事，難道近日發了特別大財麼？」許三帶笑說道：「那裡發來特別的財，全靠那媳婦的孝子呢。」只見彭三少爺兀覺詫異道：「黃家媳婦新娶不出半年，那得有孝子，難道是族中嗣的麼？」許三道：「不是小孝子，乃是老孝子呢。」藥師見彭三少爺兀其呆而不解，因插口問道：「究竟什麼緣故？」

許三道：「爺們不知其詳，容小人一一上稟。數日前，黃家媳婦，患了身熱腹痛胎氣不安的病，先請東街小兒科薛先生診視，薛先生開了一帖清熱安服的方，服下小有效驗，未得大減，黃翁愛媳婦情殷，望孫心切，吩咐兒子道：『這病看來不能，必須請一個婦科的大名家，方能早好，聞得有大石子街顧東生老先生，五十年婦科名家，必須請他來一診，好歹便無憾了。』兒子答應，將手巾包了英洋六塊去請，那顧先生應允晚上方能來看，其子回後，同父親商議道：『顧先生到黃昏時候方來，且先請薛先生來復診，即留薛先生在這裡吃夜飯，等顧先生來，也好替我們應酬。』黃翁說：『不錯。』仍差兒子去請來，薛醫生診過脈，說比昨天稍平些，方子且等顧老先生來開。當時吃過夜飯，耐心等待，直到起更後，方聽得街上呼啞的聲，闔家驚喜道：『老先生來哉。』須臾轎到停下，只見顧先生昂然進來，薛醫生趨前迎接，拱手道：『晚生等候已久，請老先生上坐。』那顧東生進門，突見有薛醫生在，心中已有三分不快活，見薛醫生迎接他，也不謙虛一句，說道：『你小兒科薛老三也來這裡做甚？』瞥見桌上有昨日薛醫生開的那張方子，便有六七分不快活道：『快教病人出來診視，我還有許多病家未看，沒有閒工夫埃。』黃翁道：『小媳婦有身孕五個月了，現在腹痛厲害得很，勢難下樓，要屈老先生上樓一診。』東生聞說便帶怒道：『我已二十年不到人家樓上看病，偏你家要我破例上樓，況你家已請人看過，何必還要請我？我不看了。』即作要走的模樣，黃翁不得已，只得教兩個女人，攙扶病人，忍著痛，哼下樓來，東生略一診視，即掀髯大言道：『喜，喜從何來？腹中的驚塊要生腳了，若不下，必有性命之憂呢。』薛醫本是後輩，又素性懦弱，在旁屏息不敢做聲。東生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提起筆來，開了桃仁、紅花、芒硝、大黃、歸屬、玻璃等藥，作煎劑，又開蘇木、蒲黃、花蕊石等煎濃湯，拭青布，摩肚臍，開罷，將方子一擲，悻悻而去。」彭三少爺道：「這個顧老頭兒竟這等夜郎自大麼？以後服下方藥去如何呢？」許三道：「薛醫生既不敢阻擋，黃家父子又不知好歹，只得照法而行。不料服藥及摩腹之後，腹痛加劇，一陣緊一陣，豁籠一聲，血胎先下，形像男胎，隨即血崩。急請薛醫來，用四物加人參大劑，未及服藥而脫。」彭王少道：「這老頭兒可恨可恨，殺不可恕，以後該怎樣呢？」

許三道：「那時闔家號慟，手足無措，幸黃翁年過六旬，頗有急智，時已天亮，向兒子說道：『人死不可復生，徒哭何為？這仇不可不報，我有一計，可以報死者的仇，即寓生財之道，你今吃過朝飯，照昨日再加洋兩元，仍舊去請顧老頭兒，只說服先生的藥後下一大瘀血塊，現今腹不痛已能安眠，惟神情困倦，請先生今日早點臨診，加洋兩元，作拔號的費。』其子照黃翁的說話施行，顧東生果不疑心，不到四點鐘，早已乘轎欣然而來。黃翁計算停當，預先埋伏了四五個健婦人，但聽一聲號令，即出拎拿。當時恭恭敬敬揖道：『先生真正高明，名不虛傳，有屈大駕，今日早臨，無以為報，請先生用過點，再去診視。』東生不知就裡，

揚揚得意，大聲說道：『這等重病，幸你家的運氣好，我的老眼無花，拿定是瘀血塊，打了下來，否則必死。我五十年來看病的例，不食人家煙火食，勿多饒舌，快教病人下樓復診。』黃翁立起來大聲說道：『今日偏要請你吃點人參果，快拿出來。』說猶未了，三四個婦人突出把門守住，一婦人捧出一盆鮮血淋淋的一個半成人形的小孩，口內大嚷道：『請你老頭兒吃這人參果。』東生一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兩手亂顫，連呼：『啊啣，我該死了，萬求恕我老邁，有話總好商議。』黃翁道：『一帖藥殺了兩條性命，可恨太慘毒些，倘得十月滿足，生一男孩而死，死者尚有孝子，今兩命俱喪，尚何言哉？你只要答應肯做亡媳的孝子，便萬事幹休。』東生聽得連聲說道：『這事行不得，這事行不得，更思其次。』黃翁道：『次則罰洋千元，完死者的喪葬，資生者的婚娶，如何？』東生平日本來惜錢如命，聽得千元二字，比要他的老命還重，那裡肯依。始則答應一百元，加至二百元，已頭汗直淋，要想逃走，那些轎夫，已嚇得不知那裡去了。兼有三四個婦人惡狠狠將大門把住，那裡逃走得脫。黃翁料這老貨素來吝嗇，不經官斷，決不肯出千元，便將自己發辮與東生發辮扭結好了，教兒子捧得盆內血孩一同拉到吳縣裡去，街上來往的人，見事情太大，誰敢解勸，及至到了衙前，其子拿起鼓槌，向那堂鼓上通通打了三聲，裡面賴太爺聞聲出來坐堂，黃翁扭了東生，跪上去訴說一番，太爺已怒髮衝冠，其子更將血孩呈驗，太爺怒不可遏，飛下一簽，喊打二百板。東生跪下苦苦哀求，情願照千元之數作罰贖罪。太爺向黃翁問道：『你情願不情願？』黃翁跪稟道：『這老既肯罰洋千元，小人情願甘休，求太爺看他年已七十，免他受刑罰。』太爺允了黃翁的稟，飭東升當堂寫了豐裕銀號的匯票一千元，交付黃翁收過，兩造退歸。黃翁得了千元，所以今日出殯這等排場，三少爺這事奇不奇？」彭三少道：「我近因發淫氣毛病十餘日不曾出門，竟鬧出這樣奇事來了。不過東生亦太愚頑，東生的醫道雖劣，因一時的忌刻，故意反對薛醫，已誤矣。尚不從速了結，出丑之後，依然罰去千元，反不如從前貝仲英在袁舉人家的故事，多少體面埃世上的人，智愚賢不肖，相去固如是麼？」藥師在對面聽完這番奇事，心中自忖道：「我在江陰本也是婦科出名，因受了那些潑皮們惡氣，這番到蘇州來，名為遊玩消遣，實在也看看情形，要在省城行道，不料出了這等事情，我的本領想來更不及顧老先生，可知道不必在這裡顯丑了。」當下付過茶錢，揚長回棧，數日不出。又住了兩三天，算過棧帳，仍！日回江陰去，只得也學那張大金，用些棧財，應酬那些潑皮們。那些潑皮得了好處，也就不來囉皂了。正是：乘興前來敗興返，說時容易做時難。再看下回分解。